

部說民國

集史歷民國

# 義演漢秦

茹一忍徐林 者訂校 泉亞胡 者著編

行印局書中正





# 秦漢演義回目

- 第一回 一政令嬴秦立郡縣  
第二回 專政權趙高欺主  
第三回 燒棧道劉邦走漢中  
第四回 論功績高祖封羣臣  
第五回 拓疆土武帝定四境  
第六回 復井田新朝試古制  
第七回 正人心光武彰氣節  
第八回 馬伏波征服南疆  
第九回 排外戚竇憲殺身  
第十回 滅羣雄曹操專權

重國防始皇築長城

苦徭役陳涉起兵

遠彭城項羽戰睢水

廢肉刑文帝施仁政

崇儒術董仲舒表六經

均物價官市禁私營

中巧計赤眉獻降書

班定遠立功西域

誅黨人范滂赴義

封山陽獻帝遜位

第一回 一政令嬴秦立郡縣 重國防始皇築長城

卻說秦王政滅掉六國統一天下之後，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改號曰「皇帝」。並想延祀萬世，傳之無窮，子孫卽位皆以世計數，因自稱「始皇帝」。

始皇鑒於封建制度的流弊，不但不能收身使臂指的效力，且反足以形成部落割據尾大不掉的禍患。便運用他大刀闊斧的手腕，不顧一切，把全國劃分爲三十六郡。後來略定閩越，又增置四郡，合爲四十郡；開二千年後郡縣制度的先河。



軍事、監察事務。縣置令和尉，分掌民政和軍政。統系分明，有條不紊。

自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定官制以後，於是打破從前的地方集權制度一變而為中央集權制度。國家氣象，煥然一新。乃更進一步，企圖統一全國的實力，收全國兵器改鑄金人，遷各地富豪聚居京師；統一全國度量衡和車軌尺寸、文字形體、衣冠式樣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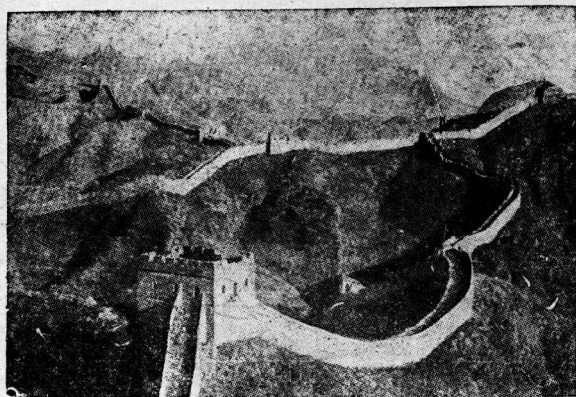
不過封建制度，歷年甚久，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一旦想掃除淨盡，難免不惹起人民的反感。所以這個郡縣制度，雖是已經確立，但當時一般所謂智識階級，都還扭扭於封建的積習，時常發出反對的論調來。終究因此釀成「焚書」的不幸事件。接連着又有所謂「坑儒」的慘案發生，這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絕後的大污點。這些都是始皇

的內政設施，至於他的對外政策，便是驅匈奴以擴張領土，築長城以鞏固邊防，論功績卻也不在大禹之下。

匈奴是北狄的一種，散居在黃河流域的西北一帶，土人大都以畜牧爲生，無城郭宮室，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定，因此對於馳馬試劍，異常嫻熟。惟性質強悍，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所以中國人說他是犬羊賤種，羞與爲伍。後來他們豔羨我們漢族所住的地方，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常乘我邊防空虛之時，嘯聚成羣來侵奪我們的土地，劫掠我們的財物。等到我們用兵力去征勦他們的時候，他們便一鬩而散。我們雖一時佔據了他們的土地，但都不合於我們耕稼之用，所以我們征勦之後，只得仍舊把兵退回。他們看見我們沒有派兵把守，便又捲土重來，只此一去一來，已夠使我們疲於奔命了。當戰國時代，燕趙



秦三國，因為與匈奴地境相連，受累無窮，遂各在北方邊境，築造壁壘，防禦他們。始皇既把六國統一，鑿於中國以前所受匈奴的痛苦，以為這匈奴族，若不趁我強盛的時候把它解決，將來貽患後世，一定不堪設想。恰巧始皇得到盧生仙書，內有「亡秦者胡」一語，於是憂上加憂，決計北伐。命將軍蒙恬帶領大軍三十萬，趁匈奴不防備的時候，先發制人，殺他一個乾淨。果然大兵一到，匈奴毫無抵抗能力，便放棄塞外河套一帶地方，向北奔竄。蒙恬乃



圖二 萬里長城

就河南地分設三十四縣，將內地囚犯，移居實邊。再就從前燕趙秦三國原有的壁壘，首尾銜接，繼長增高，西起臨洮，東達遼東，越山跨谷，延袤萬餘里，連成了一座萬里長城。雖一時勞民傷財，爲輿論所不滿，然北方邊防，從此鞏固，我們漢族二千多年以來總算還能保守這個完整的地盤，沒有被異族打破，這種功績，卻也不可磨滅。

始皇所行政策，對內實行中央集權制，既可以消滅內亂；對外驅逐匈奴，修築長城，復可以防止外患。照這樣說來，秦國的國基，簡直可以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休了。可惜始皇幹的這些事業，不從民衆利益上着想，完全是想發揮他個人的野心，所以弄到後來，常常向奢侈和暴虐兩條路上走。以致百姓們怨聲載道，豪傑蠶起，卒以亡秦。所以後人論起來，正是「功不掩過」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專政權趙高欺主 苦徭役陳涉起兵

卻說秦始皇原來有十八位皇子，長子扶蘇最賢，尊儒重道，因諫阻始皇「坑儒」，被派監蒙恬軍，遠貶塞外去了。只有少子胡亥，很得始皇愛寵，平日左右不離，真是愛得像寶貝一樣。那曉得「亡秦者胡」一語，不應在匈奴，倒反應在這個寶貝的身上了！原來始皇在位的三十七年，帶着少子胡亥，巡行東南，至雲夢，祭帝舜於九疑，浮江而下，入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祀南海，還過吳郡，渡江到海上。又西渡平原津，忽然發病；因催駕趕速回京。及至沙邱，病勢已很沈重。始皇自知不起，乃召丞相李斯、宦者趙高入諭，囑爲靈

書賜扶蘇，速回咸陽會葬，諭畢卽逝。趙高此時心裏懷着鬼胎，暗想扶蘇賢明，勝過乃父，若一旦嗣立爲帝，對自己本身定有許多不利。胡亥昏庸可欺，不如就近把他擁戴起來，以便將來自己好從中鼠竊狗偷。因把璽書匿留不發，和李斯商量廢長立幼的主張。李斯起初不肯，後來經不起趙高再三的威逼利誘，也就只得遇事聽他擺佈。於是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賜書扶蘇，誣以誹謗怨望之罪，大臣蒙恬不知匡正，概予「賜死」。扶蘇當時自殺，蒙恬卻不肯立即自盡，便入獄待命，後亦被殺。胡亥等至咸陽，始發喪卽位，是爲二世皇帝。

二世卽位之後，聽信趙高的欺騙，深居九重，不問政事，一切政權，悉由趙高一人操縱。趙高以微賤宦者，驟居大位，恐秦室諸公子和在朝諸大臣不服，不免要同他爲難，爲一網打盡計，他便在二世面

前，說諸公子和諸大臣陰謀變亂，構成大獄，將十二公子、十公主以及舊臣近侍，一箇腦兒定成死罪。所以秦朝的江山，雖在二世手中斷送，而當時的罪魁禍首，畢竟還算趙高。

當始皇執政時，最喜歡用刑法來強制執行他的政策，且不時調發百姓來當苦工，以建築他個人享用的娛樂場所。弄得一般百姓怨聲載道。這個時候已經種下了叛亂的因子。只因始皇防範得嚴，一時不敢爆發。二世繼立，不知道用懷柔政策來調和百姓，卻依然作威作福，刑法比始皇時更加嚴重，向民間調發苦工的事更加繁多。誰知亡國的禍機，就在此調發苦工裏頭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其中主動的人物便是一個「甕牖繩樞之子」——陳涉。

陳涉名勝，陽城縣人，生得身材高大，氣宇軒昂。二世元年七

月，詔發閭左貧民，出戍漁陽，勝充屯長。當時有陽夏人吳廣，軀幹與勝相似，並爲屯長，分領大眾，同往漁陽。一日行至大澤鄉，適值天雨連綿，路上泥滑難行，以致延誤期限。按秦法踰期當斬。勝因與廣密謀反叛，詐用「魚書」「狐鳴」等種種怪異，以聳動大眾觀聽，先令他們傾心，然後曉諭大眾以誤期當死，復勸以古來王侯將相都無現成種子，不如反了出頭死裏求生。衆人正因苦役抱怨，現在又經這一番的激勵，就跟着二人，把監同趕路的兩個將尉殺了，實行造反。草檄露布，陳勝自稱楚王，並詐稱公子扶蘇及楚將項燕，尙在軍中，作爲主帥。於是攻城略地，聲勢漸漸浩大起來。

勝廣二人的舉義消息傳出後，一時各地豪傑，紛紛響應，大都殺了地方官吏，擁立六國的後人，仍沿用六國的舊名，以便號召聲勢。

陳勝稱楚之後，繼之而興者，又有景駒之楚及懷王孫心之楚。楚既有後，趙亦繼之，遂有武臣之趙，趙歇之趙，張耳之趙。趙既有後，齊亦繼之，雖換主最多，然皆不出田氏。繼齊而起者又有魏。大抵諸國之立，皆易數姓，獨魏與齊均爲一姓。其與楚、趙、齊、魏同年而興者又有燕。先爲韓廣，後爲臧荼。五國復立之次年，韓亦有王崛起，公子成在先，鄭昌在後。六國復興，天下大亂；由此秦之國基動搖，終至於滅亡。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燒棧道劉邦走漢中 還彭城項羽戰睢水

卻說陳勝在大澤鄉舉義，一時各地豪傑，紛紛擁立六國的后人

各據一方，爭先稱雄。就中卻引出歷史上兩個重要的人物來；一個是英名蓋世的項羽，一個是創立漢代四百一十年基業的劉邦。

劉邦字季，沛縣豐鄉人，父名執嘉，母王氏。王氏生有三子，長名伯，次名仲，邦年齒最小，因號季。邦性好游蕩，平日不務生產，弱冠後始充泗水亭長，曾奉縣委派至咸陽，見始皇鑾駕巡行都中。當下便喟然歎道：『大丈夫不當如是耶？』適因押送罪徒至驪山添築始皇陵墓，罪徒多中途逃亡，邦遂慨然私行釋放，自己卻率領壯士十餘人，逃入芒碭二山間避禍。及陳勝起兵，沛令欲響應，掾主吏蕭何曹參說令欲起義必須召邦爲助。及邦至沛，沛令見其已聚衆數千，卻又後悔，閉城不納，並擬誅蕭曹。蕭曹兩人踰城便逃到劉邦那裏。邦設法遣書城中父老，痛陳利害，大事宣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邦，自



此遂稱沛公。

項羽名籍，爲楚將項燕的孫兒，父早世，依叔梁爲生。梁令羽學書，不成；改學劍，又不成。梁大怒。項羽道：「書以記姓名，劍一人敵不足學，當學萬人敵。」梁奇之，因教以兵法。當秦始皇東巡至會稽時，羽隨梁往觀，因對梁道：「彼可取而代之！」梁急掩其口，心益奇之，料其必非久居人下者，於是潛養死士，靜待時機。及陳勝發難，遂謀殺會稽郡守殷通，宣佈革命。梁自爲將軍，兼會稽郡守，令羽爲偏將。

二世元年九月，聞知陳勝起兵，諸侯響應。因命章邯率師征勦。章邯一路進兵，勢如破竹，不獨陳勝吳廣新起烏合之衆，被其勦滅，即將門之子的項梁，亦因此戰敗而死。章邯遂北渡黃河，圍攻趙王於